

只論理念 靜心實踐 不編故事

陶藝家李梓良堅守藝術客觀

大部分的藝術投射了創作者的主觀感情，而小部分的客觀藝術則以靜心為基礎。本地畫家、陶藝家李梓良（Terence）便經歷了這樣一個由主觀自我到客觀靜心的創作過程，心靈寧靜，摒除雜念，一筆筆描繪。畫作即讓觀眾關注作品本身，心領神會；食器即讓用家專注品味，享受美食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
從李梓良的角度來看，藝術客觀，陶瓷更甚，燒得到或燒不到，裂開或跌落，很多細節需要考慮，不能只是考慮自己，也沒有故事可以講。的確，他並不是一個喜歡對着作品講故事的人，即使是展覽導賞，他介紹的也多是工藝和理念。「有人喜歡用作品講故事，我不喜歡，我認為作品應該可以解釋自己，心思意念觀眾可以自己領會。每個人的經歷都可以是一個故事，當你喜歡的作品背後的故事與你心目中的故事不一致，你是否還會喜歡它？」

他承認，做藝術家需要有自我展示的慾望，創出別人意想不到的作品。他回憶曾經的自己也是這樣，早年做的食器常繪有精美的圖畫，美觀勝於實用，「我是讀藝術的，怎麼會單純做一隻杯或碗給你，周街都買得到啦。我那時將食器作為畫布，希望用家只是買來觀賞。」而現時，看着枱面的一百隻圖案相似又各異的彩碗，他表示自己更傾向於運用最喜愛的粉紅色、黑色、藍色、黃色，為食器畫上輕鬆而有效果的圖案，「我不想用家看到這些圖案聯想到任何其他事，只想他們專心食飯，不要胡思亂想。所以畫時要內心撇除全部的事物，沒有固定的想法，只是以動作去主導，就像答一百條選擇題，想要全部答錯，首先要全部都識。」

鍾情藏碗製碗可承載萬物

讀書年代，李梓良的作品還是雕塑及裝置藝術，上世紀90年代開始轉做具實用性的陶藝作品，當中的陶瓷碗特別使他着迷。他拉坯做陶的時候，黏土在指間流轉，簡單的提升、擴張與捏壓便能在瞬間成形，形態外展內斂，或粗獷或精緻，指痕在碗內外的留存皆隨其心思意念而成。陶土在風乾或素燒後，他喜歡在表面上刻畫、印壓、彩繪，以質感及釉色的變化表達他的心境。

碗，無論在製作技巧、歷史文化、精神力行等多方面都帶給他滿足與自如，對他而言，碗普通而親切，卻代表着仰望與承載、奉獻與凝聚。與杯碟相比，碗的承載量最大，使用形式亦最廣泛，可端、可捧、可抱，亦可靜靜放置於枱面，都是與用家的親密聯繫，正如他上月舉辦的陶瓷展所示——「一碗知足」。他鑽研宋代陶瓷美學，收藏最多的同樣是碗，宋瓷簡約之餘亦照顧用家感受，令他深受啟發。無論是杯或碗，他所做的作品不只是用於觀賞，做食具時首先要考慮的是觸感和安全，杯耳的大小，碗沿的厚薄，無不傾注心機。將心比心，做者的用心，才換回用家的留心。

用心，亦為簡單的食器增添藝術的美感，他這樣說：「一件用心做出來的美的作品，我已覺得它具有藝術成分，一隻用心做出來的杯，即使不裝茶我也覺得它很美。陶器已有萬年歷史，未燒之前可回歸自然，但燒製之後無法還原，永久存在。現時我們的身邊太多物件，一件食具如何使用取決於用家，無論裝茶、插花還是盛酒，首先它要具有存在價值。」

將陶瓷教學作畢生己任

李梓良1983年畢業於美國加州工藝學院（CCAC），選修藝術，主力學油畫，獲學士學位。1984年他返港設陶藝畫室，教授陶藝及繪畫至今，曾任教香港藝術中心、香港中文大學，及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，並於香港教育學院擔任陶藝文憑課程統籌及導師等。他多次舉辦個人展覽及應邀參與香港、美國、歐洲、日本、中國、韓國等地重要展覽，作品被中國歷史博物館、香港文化博物館、香港藝術館及海內外私人收藏。

除了做陶，他將陶瓷教學作為畢生己任，既教授成人陶瓷工藝運作、製陶方法、培養個人風格等，亦將黏土作為媒介教授中小學及幼稚園學生歷史文化，及訓練他們的專注力和覺察能力，「藝術創作很少如陶瓷一樣直接，用手去感受黏土這種天然物料，並以多種方法去塑造它。陶藝作品的呈現更為實質，既可以觀賞，又可以使用。另一方面，黏土包容你在它身上做任何事，甚至用來發洩，發洩之後或許會靜下來多些思考，在心靈上有所沉澱。現時的香港人更需要這樣沉靜的時刻。」他說。

徒弟有所成老師感欣慰

李梓良坦言，想要成為一名陶瓷工藝師，有很長的路



■李梓良與他的彩碗。張岳悅攝

要走，在香港走這條路亦不易，需要堅定的熱愛來支撐。早在1992年，他參與創辦「香港當代陶藝協會」，定期舉辦分享交流會及會員作品展。幾十年的教學歷程，有兩名徒弟令他印象深刻：一位是帶着兩個小孩來學陶藝的中年女士，發掘到自己對陶藝的興趣卻因年紀問題而躊躇不前，在他的鼓勵下成為徒弟至今已五年，熱情不減，每周跟隨他做陶三四十個鐘，有心學有所成令他倍感欣慰與感恩。另一位是他中學同學的兒子，從小跟隨他的徒弟學陶藝，大學時修讀電影，畢業後卻醉心陶藝，一心跟隨他學習，「現在我所做的事，他已經可以幫我完成七八成，搬出搬入、搬泥、教學等，幫了我很多忙。在香港很難單靠賣陶瓷作品生活，當學生有了扎實的基礎，我便會培訓他們教學，提供工作機會。」

他還分享了一件趣事：有個女仔來跟他學畫，原因是買衫不會配色，學識線條、造型及顏色半年後，好開心地對他說：「阿Sir，我好開心喔，我識揀衫啦。」由此他表示，學藝術之後可以看到人的氣質變化，也有了處事果斷的能力。



■李梓良在陶藝工作坊授課。



■李梓良為陶碗刻花。



■藍色與黑色是李梓良喜愛的顏色。



■李梓良的畫作背後同樣沒有故事可以講。



■李梓良專注拉坯。



■李梓良介紹徒弟的作品。張岳悅攝

藝術餐廳 喚起都市人逐美之心



■《千杯不醉》中的酒杯以磁石固定。張岳悅攝

繼二十五年前與夫人莊蕙開創辦Gitone（梓桐堂），李梓良最近在尖沙咀K11 Musca開設新餐廳Lilium by Gitone，Lilium意為百合花，寓意平安喜悅。貫徹「藝術源於生活，美食樂在分享」理念，餐廳圍繞着藝術用膳空間，綴以畫作和陶瓷作品增添優雅氣息，從裝修到裝飾皆為李梓良及夫人親自設計，使用的碗碟大部分來自他與學生之拉坯巧手。

李梓良自稱不諳烹飪，卻前後開設兩間餐廳，或因在香港，美食比藝術更具吸引力，當美食與藝術結合，也更易與人溝通。「作為藝術家，我當然也會通過舉辦展覽發表新作品，但展覽時

長最多幾周，觀眾人數有限，效果不夠好。」而通過藝術餐廳，他同樣想喚起都市人對美的留意，美器、美食、美味……同樣一杯茶，以手作陶瓷和膠杯承載，呈現的感覺截然不同。

甫入餐廳，即被一面滿佈酒杯的牆所吸引，清酒杯以磁石固定在畫布牆上，可隨意移動，增添互動趣味。作品名為《千杯不醉》，何解？「我曾經也以為是形容一個人好酒量，某日突然有了覺悟，一千個人，每人飲一杯，自然就不會醉了。曾經我是自己一個人，現在希望一千人與我同飲。」這幅作品也正是對應餐廳正舉辦的「陶藝清酒杯工作坊」，以日本清酒杯作為陶藝製作題材，讓大家體驗陶藝製作。清酒杯體積細小但形式變化多樣，製作時間約三十至四十五分鐘，在燒製約兩星期後參加者便可取回自己的作品。

在這個小型工作坊中，他強調「體驗」二字，希望參加者與泥土親密接觸，在繁忙的都市中找到令心靈寧靜的一隅，體會自然之美。當然，他對藝術餐廳的計劃並不止於工作坊，他希望未來可借出場地作藝術展覽，或將舉辦更多的文化藝術相關的講座及交流活動。

與女兒互相尊重 彼此意見

李梓良的女兒修讀建築，雖沒有如他一般醉心陶藝成為藝術家，但並不阻礙女兒對美好事物的喜愛。他笑憶女兒五歲時去美術館見到白色宋瓷，即刻表現出喜愛之情，要他做出一模一樣的送給自己。

提起女兒現時多設計環保

及公共設施，而非豪華屋苑，以及女兒喜歡他餐廳的設計風格，他倍感自豪。「我們性格不同，考慮事情的方式也不同，所以餐廳設計我沒有詢問她的意見，反而她看到成果之後覺得很有趣，因為是她意想不到的設計。」